



怎樣搞好集体學習

王 德 人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怎樣搞好集體學習

鄭樹民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784 • Q 475 • 36 K • P. 232 • 羊 6,7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三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 12001—22000 冊

• 發 行 者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前記

一年以來，在全國各機關、學校、團體中，普遍展開了政治學習和理論學習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集體學習在鼓舞學習情緒，培養學習空氣，互相啓發思想，交流心得和經驗等方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多少人因此而改造了舊思想舊習慣，建立了新思想新習慣。那種極端的偏狹的個人主義學習態度，在集體學習中，無形地失去了它底基地，一種新興的向上的集體主義觀念，已經在逐步建立起來。這都是不可否認和不可磨滅的功績。可是正因為集體學習產生了它底一定的功用，就使一般人過高地估計了這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就是說忽視了自學的一面。由於忽視自學，就使我們一年來的學習運動，大都停留於表面的成績，許多學習團體，成天地舉行漫談會討論會，不鼓勵大家認

真讀書，不注重在自學中聯系實際，解決問題。大家既沒有很好的自學準備，在漫談和討論時，也就流於形式，徒然浪費時間，對大家成爲一種精神上的負擔，有時甚至感到痛苦。也有的學習團體，由於追求千篇一律的小組形式，不顧及組員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和覺悟程度，勉強編爲一組，佈置同樣的學習內容，採用同樣的學習方式，保持同樣的學習進度。以致水平較高的人，感到在小組裏得不到任何東西，往往牢騷滿腹；水平較低的人，又感到追趕不上，往往心灰意冷。同時由於大家過分地熱中於集體學習，無形中養成一種倚賴心理，以爲集體學習，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許多人沒有想到，或者忘記這樣一條簡單的真理：就是集體學習，只有在堅實的自學基礎上，加以適當的運用，才有其意義。聯共中央在一九三八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時所作的關於黨的宣傳工作的決定中，曾明確的指出：『必須打破那種有害的偏見，以爲只有在小組中才能學習馬列主義，而實際上，自學是研究馬列主義的主要

的和基本的方法。』（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九五〇年，解放社版，第二四七頁。）由此可見，那種單純地追求集體學習，依靠小組討論而忽視個人自學的偏向，是非常有害的；那種不願自己開動腦筋，期待在集體學習中解決一切問題的想法，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目的是要明白它的道理，並且把這些道理與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聯繫起來，達到改造自己，充實生活，做好工作的目的。如果不依靠自己的自學和鑽研，那是永遠學不好的。列寧教導我們說：『誰害怕用功夫，誰就無法找到真理。』（幾個爭論問題，見列寧文選卷一）我們要想找到馬列主義的真理，除了自己首先痛下功夫以外，也是沒有其他辦法可想的。事實證明，凡是真正能夠學好馬列主義，掌握馬列主義的武器處理實際問題的前輩們，都是主要地依靠自學，而不是主要地依靠集體學習造就成功的。因此只有充分掌握自學為主的原則，在自學過程中，先經自己深入思考，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要求自己先作解決，解決不了

4
時，再由大家討論解決，討論也不能解決時，再由專人做報告或講課解決。這樣才會有真正的收穫。

最近以來，很多人已經開始在這方面有了認識，學習雜誌在總結了一年來全國各地學習的基本經驗以後，也作出了如下的號召：『小組討論並不是進行學習的基本方式。在有些情形下，上課是學習的基本方式，在有些情形下，自修是學習的基本方式。小組討論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方式。只有在我們很好地上了課，很好地進行了自修之後，我們才需要適當進行小組討論。』（見學習雜誌三卷一期社論）那麼，究竟在什麼情形下，應該採用上課的方式，什麼情形之下，應該採用自修的方式呢？學習雜誌在改進在職幹部的理論學習方式一文中，接着說：『現在一般的在職幹部，有很大一部分因為文化水平、政治水平的限制，還缺乏自修的能力。對這一部分幹部，主要應該採用上課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學習問題。』又說：『對於有獨立研究能力，能夠自修的幹部，應

常採用自修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學習問題。」（同上，三卷二期）

這些號召提出以後，北京有些機關，就已着手組織自修，舉辦講授班或機關學校。但是隨着便發生了一連串的新問題。例如在組織自修方面，便發生了如何領導、監督、檢查和擬訂自修計劃等問題；在組織講授方面，便發生了如何選聘教員，選擇教材，以及經費的籌措，和編級、考試、獎懲等制度的厘訂等問題。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感到學習指導員和教員的缺乏。這些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在短期內所能做到或者採取性急的手段所能做到的。在目前的情況下，也不是全國各地都可以無例外地同時興辦的。例如在北京或其他較大的城市，我們可以說有充分的條件，能夠在本機關內選拔一部份學習指導員和有能力担任講課的教員，可是在有些機關，特別是處在較小的縣市或鄉村中的機關，沒有自修能力的人，既佔絕大多數，可又沒有足夠的條件單獨舉辦或聯合舉辦機關學校或類似學校性質的講授班，它們的困難情況，就更加顯著，就不

得不在相當時期內『利用以往的經驗來指導學習』（艾思奇語，見學習雜誌三卷一期，前進一步）。由此可見，有了正確的目標和理想是一回事，怎樣在實際過程中達到這個目標和理想是另一回事。這方面，我們還須要作最大的努力，去創造一些良好的經驗，以便逐漸建立比較完善和比較正規的幹部學習制度。

在這新制度沒有普遍建立和舊的學習方式發生了顯著偏差的時候，某些人在思想上可能產生以下兩種誤會：

第一種是對新制度的提倡表示懷疑。這種人滿足於以往的學習成績，過多地估計了實行新制度的種種困難，沒有想到這些困難是可以被克服的。我們可以滿懷信心的說：隨着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發展，我們的學習環境將一天比一天便利，幹部們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將一天天提高，政府和黨的組織，也將更有充足的精力來注意幹部們的理論學習，這就是說，建立新制度的種種條

件，也將隨着日趨完備。蘇聯的經驗已經替我們證明，在那裏，設置大量的宣傳員、演講員、報告人、解答員等，指導幹部們的理論學習，已經是很普遍的事實了。蘇聯已經走過的道路，也將是我們要走和可走的道路，蘇聯的經驗，可以提供我們作寶貴的參考。因此，懷疑新制度是沒有任何理由的。雖然有這種思想的人，並不多，但我們也得着重的指出。

第二種是誤認新制度強調自學的精神，就是排斥集體學習。這種想法顯然是不正確的。與此相反，在自學的基礎上，適當的組織和運用集體學習，仍是十分必要。首先，自修和上課，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組織和領導，而這種組織和領導，就是要通過集體的活動，才能建立起來的。那一個學習團體，如果能夠很好的發揮組織力量和領導力量，那裏的自學和上課制度的實施，就有了保證，就可能有着經常的檢查、督促，和具體的指導與幫助，也就一定能夠產生較好的成績。否則自學就會成為自流，上課也就會趨於形式化。這種自發自流的

結果，是不會產生良好的學習效果的。其次，不論自修也好，上課也好，集體互助，還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原則。幾個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差不久的同志，在一定的組織和領導下，結合成爲互助小組或學習小組，互相解答自修和上課中發生的困難問題，分別找參考資料，彼此勉勵和督促，交換學習心得，傳閱筆記和研究報告等，都是很有幫助的。我們知道，自修馬列主義，是相當艱鉅的一件工作。就拿十二本「幹部必讀」來說吧，我敢說在一般幹部中，很少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完全憑自己的努力，天才地明瞭它們底全部意義，或者不需要任何啓示和幫助，便可領會它們的精神實質的。這就說明彼此質疑問難，切磋砥礪，有組織有計劃的共同進行學習，聽取各種報告和講解等，實有其嚴重的意義。而這也就是集體學習的基本精神所在哩。再次，說到集體學習中經常運用的小組討論，前述學習雜誌三卷一期的社論中就已經指出：在很好地上了課和很好地進行了自修之後，舉行小組討論，仍是很需要的。我們自己

的經驗也可以證明：如果在有了充分的自學準備，有了共同的需要和興趣以後，舉行小組討論或大組討論，便會有很圓滿的收穫和很愉快的感覺。李何同志在蘇聯在職幹部怎樣自修馬列主義一文中也指出：『學習以自修為主，這並不排斥集體討論。爲了交換意見，爲了檢查思想認識有無錯誤或偏差，討論會是不可少的。』（學習雜誌三卷一期）在那篇文章裏，我們還可以看出，蘇聯在職幹部，對討論會的準備工作，是作得多麼認真和嚴肅。這樣的討論會，對於啓發各人的思想，幫助各人的自學和研究，顯然是有很大的益處的。就拿上課的情形來說，在教員有計劃的指導下，進行課外的小組討論或漫談，也同樣有其意義。而且我們的學習並不限於馬列主義理論，或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還要聯系到當前的現實問題，還要用一部份時間來學習政策與時事，學習這些問題，更需要交流各方面的知識，需要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原則，從多方面加以分析解剖，融會貫通。因此，通過漫談會討論會等形式，

也就更可收集思廣益的功效。而在各種政治訓練班裏，和在暫時既不能設機關學校，也不能設指導員指導自學的地方，那裏的學習，主要的是以初步改造思想或學習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問題的初步知識爲目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較多地採用集體學習的方式，以便儘可能運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人力，適應現有的環境，和現有的條件，組織集體的力量，推動學習，指導學習和幫助學習，就顯得更有必要。

由此可見，那種片面地、機械地強調自學，而排斥集體學習的態度是不對的。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自學態度，也是不對的。那種在自學的藉口下，放任自己，拒絕參加任何學習活動的想法和作法，更加是不對的。我們只是說，在一切學習場合，都應該強調自學精神，都應該把自學看做主導的一面，即使是在需要較多地採用集體學習的地方，也仍然要以啓發自學和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爲主，仍然要儘量配備足夠的自學時間和思考時間。

而這些，却並不意味着我們不要集體學習，並不意味着我們只是主張單獨的自學和上課。

這些誤解消除以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學和集體學習的相互關係，清楚地看出：自學固然是集體學習的基礎，可是反過來集體學習又可影響自學，推動自學。兩者的關係，原來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有了這樣的正確的認識以後，我們再進一步來研究要怎樣在自學的基礎上，適當的、有效的組織和運用集體學習，使它成為自學的有力助手，便顯得有十分的必要。

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就是着重在自學的基礎上提出怎樣搞好集體學習的課題來，跟同志們商討。由於作者一年以來，親身參加學校教職員和機關幹部學習的領導工作，在集體學習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也發現了許多錯誤和偏差，所以在書中有系統的把它們總結出來，並盡量參考全國各地學習經驗，大膽地提出一些比較積極的具體的意見和辦法，以便糾正過去所已發現的偏差，

並對若干錯誤的看法和作法，加以分析和批判。書中除介紹有關集體學習的種種方法和經驗外，並且着重地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一個就是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和態度問題。從來馬克思主義者不強迫別人接受真理，事實上除非出於自願自覺，也是無法接受馬列主義真理的。因此，啓發改造思想，學習革命理論的自覺性，應放在第一位。另一個就是領導與組織的問題。學習固然依靠自覺，但也不能純然採取放任態度，而聽其自生自滅，所以領導和組織還是搞好學習的重要問題，本書對舊的領導作風和組織學習的方法，曾加以詳盡的分析和批判，並指出組織自修和上課是今後領導工作和組織工作的重點。第三個就是集體討論與自學準備的問題。說明自己有充分的自學準備和深入鑽研，是搞好集體討論的基本關鍵，並對一年來盲目地熱中於小組討論的情形，加以批判，而認為一切討論應該是有領導有準備和有一定的目的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自學的經驗，供同志們參考。第四個問題，就是聯系實際的問題。本書認為

一切學習方法中的最基本方法，便是聯系實際，自學也好，集體學習也好，聯系實際是一把鑰匙。沒有它，馬列主義真理的門，是無法啓開的。因此強調地說明了怎樣聯系實際的種種方法。最後歸結到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指出實踐是考驗理論學習的唯一尺度。這幾個問題，無論過去現在乃至將來，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是會經常遇到的。所以希望同志們在這些方面多加思考。領會本書的許多學習方法固然對學習有所幫助，但重要的還是領會本書立論的基本精神，這一點非常重要。同時由於作者經驗的限制，本書所舉實例多半是作者從學校教職員學習和機關幹部學習中親身體驗到的，所以本書的主要對象，也是放在在職幹部的學習方面。

本來，爲了搞好幹部學習，我應該花更多的篇幅，研究一些組織自修和上課的具體辦法，以便對同志們有更多的幫助。只是本書脫稿的時間，遠在今年八月，那時候，全國各地幾乎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經驗可供參考。三個月來，大

家也正在摸索試辦的階段，所獲的經驗，仍然不多，加以作者正值病中，沒有精力在這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書中許多地方對今後學習發展的方向，雖已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意見，但也僅僅是原則性的意見而已。如果從指導整個幹部學習方法上着眼，那是很不完備的。同時書中也難免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同志們多加批評和指正。

此外，這本書所講的，既然大部分是關於學習方法的問題。無疑地，並不是一切方法，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每一具體的學習單位，都有它的具體特點，本書所說的各種方法和步驟，自然不是到處可以應用的。應用的時候，也不是一成不變地可以全部採行的。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善於將普遍的真理運用到每個具體問題上去，生動、靈活地解決具體問題，所以同志們對本書所舉各節，只宜適當的採擇引用。同時任何學習方法，只有通過實踐的過程，才能考驗它的效果。正如艾思奇同志所說：『好比要精通游泳